黃山之巔 瓦片之重

深秋時節，奔赴黃山，筆者提前預訂了山頂的酒店。原以為索道能輕鬆登頂，抵達景區後才知曉，索道只通山腰，餘下路程全靠徒步。背着行囊攀爬數小時陡峭石階，心中滿是疑惑：隱於松石雲海間的山頂酒店，物資建材究竟是如何運送上來的？

入住安頓後，便向酒店大堂經理道出疑問，答案樸素卻格外震撼：山間沒有任何代步工具，酒店所有物資，均由挑夫一步一階挑上山。本以為運輸條件如此艱苦，山頂食宿會相對簡陋，酒店自助餐的豐富程度卻大大出乎我們意料。熱菜主食、新鮮果蔬琳琅滿目、一應俱全。想到一餐飯食背後，是無數人的辛苦奔赴，不禁心生動容。

傍晚，筆者跟隨酒店管家前往白鵝嶺等候日落。閒談間，聽聞黃山酒店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，也讀懂了這座名山的匠心與克制。上世紀九十年代，玉屏樓賓館突發大火，工作人員全力撲救，拚死護住附近的千年迎客松；災後重建，設計者特意後退建築、壓低樓層，把最佳觀景視野還給山水、留給遊人。修建酒店時，建設者同樣心懷敬畏，地基平整後，發現場內兩株百年龍柏蒼勁挺拔、生機盎然，當即叫停工程，把開挖的地基覆土復原、加以養護，寧可縮減建築面積，也要為古樹留白，讓自然山水優先於人工建造。

山頂酒店的修建，更充滿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。成千上萬斤的鋼筋、水泥與磚瓦，全都依靠挑山工一步一步抬上山。遇上大塊石材，還要幾人組隊，用木杠、鐵鏈兜牢石塊，在陡峭石階上緩慢挪動，一趟往返就要十幾小時，步步都藏着驚險。如今雖然部分物資可藉索道運送，但從索道站到酒店仍有漫長山路，依舊需要挑山工二次轉運。所以人們常說，不到黃山頂，不知一片瓦有多重。

次日下山時，筆者迎面遇見一隊挑夫，肩頭挑着酒店所需的大米、礦泉水等沉甸甸的物品。往來遊客紛紛側身避讓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那一刻才真切感受到，黃山上的酒店不是憑空矗立的，它一半是挑夫一肩一擔「挑」出來的，一半是建設者一退一讓「守」出來的。

山有絕色，人有溫情。正是這份敬畏自然、不負山海的堅守，讓黃山風光永遠鮮活、永遠治癒人心。

十八彎
關 爾
逢周二見報

泰國「嘟嘟車」

如果你到過東南亞一帶，想必會發現在當地有一種獨特的交通工具「嘟嘟車」。這種車子雖然在東南亞不同國家有不同的風格，但大同小異都是一種載人三輪車，車子的座椅、欄杆甚至頂棚通常都會裝飾得色彩鮮艷花花綠綠。那天我要去唐人街，當地的朋友告訴我，我住的酒店離唐人街不遠，坐「嘟嘟車」幾分鐘就能到，於是我決定乘坐一回泰國「嘟嘟車」。

出了酒店門就有幾輛「嘟嘟車」等在路邊，我走過去向一位司機問價，開口兩百泰銖，砍到一百，回應一百五，我堅持一百，成交。泰國到底是個旅遊業發達的國家，即便是開「嘟嘟車」的也能英語議價。上得車來，老司機不急不慢，穩穩當當地載着我在大街小巷裏穿梭，果然不一會兒就到了中國城（俗稱的「唐人街」）。

在唐人街逛了之後決定還是坐「嘟嘟車」回酒店，這次是一個看上去頗為壯實的中年司機，開價二百泰銖回以一百時，他解釋回去因為是單行道要繞路，所以不能少於一百二，我看他說得頗為誠懇，就答應了他。

原本以為還是優哉游哉地看看路邊風景，不一會兒就能到酒店了，不料上了車我才驚覺這位司機很是「生猛」，車子開動後不但大開音響播放泰國說唱歌曲，而且猛踩油門車子發出頗帶嘯音的轟鳴聲，「嘟嘟車」在他的操縱下一路狂飆，出租車被他一輛一輛超越，一開始我還感覺挺拉風，可是看到司機在開車途中不時會有一些「非常規動作」——如常常會騰出一隻手理理頭髮，遇到沒有給他及時讓道的出租車或其他「嘟嘟車」，就會在超越後不無挑釁性地回頭張望兩眼——之後，我開始有點小緊張牢牢地抓緊了護欄：畢竟「嘟嘟車」座位周邊都是「開放式」的，若被甩出去了可不是鬧着玩的。

「嘟嘟車」也能開出如此「狂野」的風格，着實令我大感意外。事後將這次奇遇告訴泰國朋友，他們說「新奇又刺激的體驗吧？有些嘟嘟車司機喜歡炫車技，是歐美遊客的最愛」。

原來是「醬紫」的啊！

過眼錄
劉 俊
逢周二見報

《閒角春秋》

早前拜讀本刊專欄《瓜園》的文章「誰來演黃胖子」，作者提到時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馮遠征慨嘆，近年已難找到合適演員擔演老舍名劇《茶館》裏的角色「黃胖子」。這個意見令我感慨良多。

我曾經觀賞北京人藝專程來港演出的原版《茶館》，亦曾欣賞鍾景輝與李銘森聯合導演的粵語版。該兩次演出都時隔多年，而且《茶館》屬於角色眾多的大型劇目，除了王利發、秦仲義和常四爺三個貫穿全劇的主要角色，其他角色人來人往不下幾十人，故此現在難以記起哪位演員曾演出黃胖子。《茶館》是一齣群戲，大部分角色雖然出場不多，但是身份地位和個性都同樣突出，對於演員都是極大挑戰。

俄國戲劇巨匠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為了鼓勵演員，曾有名言：「沒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員」，希望演員能夠演好每一個角色。從劇作家的角度而言，劇本裏每個角色都有其存在功能。現代英國劇作家湯・史拓特的劇本《閒角春秋》，正能體現任何角色都有存在價值和目標。《閒》劇的兩位主角，實際源自莎士比亞名劇《王子復仇記》內兩個曾經短暫出場而並不起眼的角色。湯・史拓特將該兩個角色抽出來，放置在另一場景，將原本的閒角改寫成主角，角色的視野和思維更加廣闊。

當然，角色都是虛構的，由演員賦予生命而呈現在觀眾面前。現今以目標為本的世界，不少演員都希望名利雙收，是人之常情。除此之外，演員盼望獲得觀眾認同，以至掌聲鼓勵，於是以演主角為目標，也是無可厚非。不過，演員雖然是吃「開口飯」，或以「顏值」為自身條件，但每齣劇作大多只以一至兩個角色為核心，其他角色都是輔助及配套性質。如果演員本身的外形並不突出，那便更應鑽研演技，由此而飾演任何類型或性格的角色。就像「黃胖子」一樣，不需要俊男擔演，更考演員功力。

文藝中年
輕 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綠色生活的另一種可能



▶日常竹製用品。 作者供圖

浙江安吉竹博園最初吸引我的是一片片青翠的竹林。竹竿高高低低，竹葉在風中輕輕摩挲，發出細碎的聲響。

印象中的竹子，總與熊貓、竹籃、竹椅、竹筷聯繫在一起。它是鄉間生活裏尋常的材料，也是江南庭院中不可或缺的風景。然而，展館裏琳琅滿目的竹製品，從日常餐具到生活用品，從傳統竹編到現代加工材料，竹子的用途遠比印象中廣泛。

竹子有着天然的紋理，觸感溫潤，既有植物的質樸，也能經過加工呈現簡潔利落的設計。與塑料製品相比，竹製品多了一份自然的質感。當然，環保不能只憑外觀判斷，還要看材料來源、製作過程，以及產品能否真正取代一次性塑料。但這些展品至少讓人了解，日常生活中的塑料並非沒有替代的可能。

中國政府與國際竹藤組織共同發布「以竹代塑」倡議，正是希望發揮竹子在替代塑料產品、減少塑料污染方面的優勢。倡議還着眼於推動相關產品納入塑料替代品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，明確重點行業與產品，為全球推廣提供政策保障，並為落實聯合國《二〇三〇年可持續發展議程》作出積極貢獻。

這些政策文字，在展館裏有了更具體的意義。此外，竹加工業的發展也反過來推動了竹林培育技術的提升。市場對竹材的需求增加，帶動種植管理與加工技術進步，竹林面積不斷擴大。當竹子不再只是山林中的自然資源，而能為地方產業帶來收益，保護與利用之間也就有了更好的平衡。

竹子安靜地生長，卻讓人想到更遠的地方：一件竹製品只是生活裏微不足道的改變，但當更多人願意選擇，更多企業願意投入，這份改變便可能累積成巨大的環保力量。

樂 活
潘 少
逢周一、二見報

潘波勒白豆

布列塔尼靠什麼出名？十個人裏大概九個會答：生蠔、扇貝、龍蝦，一整片冷冽的大西洋鮮味，讓人忘了今夕是何夕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在這片以海鮮稱霸的土地上，居然還悄悄藏着另外一個「全法國第一」，不在海裏，在地上。

潘波勒白豆（Coco de Paimpol），雖然外人對它一頭霧水，但當地人聽了可是如雷貫耳。潘波勒這個位於布列塔尼北岸的小城，本來是靠海吃海，早年以捕魚、養牡蠣聞名。結果一個世紀前，一位水手把南美洲的豆種帶回了家，沒想到就此開枝散葉，竟然反客為主，成了本地最有身份的食材之一。從法國AOC認證到歐盟AOP，八十四個市鎮、一千四百公頃的產區，嚴格的種植區域一劃定，其他地方就只有望洋興嘆的份。

潘波勒白豆的豆莢是稻草黃色，帶點紫紅斑紋，豆子渾圓飽滿，皮薄得幾乎沒有存在感。最特別的是，它屬於「半乾豆」，要在枝頭等上一陣，之後人手採摘。每年八到十月收成時，豆莢半乾，豆身卻還留着水分。所以不用像一般乾豆那樣泡水，下鍋很快就熟，這一點恰恰是它區別於其他白豆極為驕傲的地方。因為皮薄，入口一抿就化。神奇的是，這顆白豆吃起來完全不會覺得乾、噎，而是帶着栗子蓉跟堅果香，有人說它脂潤感堪比奶油，雖然誇張了些，但至少說明確實有兩把刷子。

布列塔尼人的經典吃法是跟海鮮焗成一鍋，豆子吸飽魚汁的鮮甜，又幫湯增加了綿密感，彼此成就，吃過便知是絕配。也有人做成溫沙拉，豆子燙熟後拌橄欖油、香草，加小番茄、紅洋蔥，配一杯Muscadet，也是南法市集上極體面的一碟。別看做法不複雜，卻在任何菜餚中都幾乎找不到替代品，能把周圍所有鮮美都集中在自己身上，到這個境界，「豆中之王」是實至名歸。

食 色
判 答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

世界像本精彩的書，不旅行的人只讀了其中一頁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逢周二、四見報

深圳之美目不暇給

二〇二六年亞太經合組織（APEC）會議在深圳舉行，會議開幕前筆者特去細觀深圳的煥然一新，只見到處清潔整齊，花團錦簇，旗幟飄揚，深圳之美令人目不暇給。

深圳前海國際會議中心是本次會議的核心區域之一，該中心位於南山區，為獨棟式建築，兼具中國氣派、國際元素、嶺南風格的特色，有「城市會客廳」之譽。中心建築周邊排排樹木高聳，片片花圃姹紫嫣紅，遊人拖兒帶女，紛紛拍照留影。建築後面是「前海紫荊園」，大量香港區花——洋紫荊，以及紅花紫荊和宮粉紫荊等花開正盛，這是一個具有深港合作紀念意義的城市公園。

在附近大型商場的某餐廳午膳，並在附近寫字樓的一間SPA享受按摩，繼而前往位於福田區的深圳國際交流中心，這裏是深圳全新落成的國際級地標，為此次峰會主會場。

交流中心有幾處出入口，會議期間暫不開放，但周邊一樣是花海鮮艷綠意蒼翠。走不遠，是花卉博覽園「香蜜湖・四季花谷」，園內有空中長廊連接花卉別墅，遊客眾多。

走出公園，正是落日鎔金之時。進入「深業中城」商業區晚膳，飯後在璀璨夜景中經皇崗口岸返港。

紅塵記事
慕 秋
逢周二見報

為「不意外」買單

又是一個去深圳覓食的周末。之前的我喜歡走在深圳的街頭巷尾，在城中村裏找些獨特的美食，而這個周末，我來到一家分店遍布深圳的連鎖湖南菜館。走入商場，這家店就開在最顯眼的位置，門口等位的座椅已經坐滿，叫號聲不時響起。看着這陣勢，多少有些好奇，一家菜品並不神秘、菜單也早已熟悉的餐廳，為什麼仍有這麼多人願意等待？

答案或許就在第一口辣椒炒肉裏。青椒的辣、肉片的香，連同拌進米飯的湯汁，幾乎與預期一模一樣。翻開菜單，招牌菜明明白白，沒有各種花裏胡哨的促銷廣告，點單、上菜、添飯，各有熟悉的流程。環顧四周，不少人面前也不過一碗辣椒炒肉配米飯。菜未必便宜到讓人毫不猶豫，卻也不需要點上滿桌，便能吃得滿足。

如今我仍然喜歡尋找小店，卻也漸漸理解，有些周末，人並不是為了發現而出門，只是想好好吃一餐，不再為選擇費心。

同樣的心情，也出現在酒店的選擇裏。出差或短途旅行，面對琳琅滿目的酒店選擇，有時反而更願意點開熟悉的連鎖酒店。這些選擇背後的想法頗為相近，都是希望推開房門後，眼前的房間與自己想像中的那一間，不會相差太遠。

吃完飯，門口仍有人等位。我忽然不再覺得奇怪。尋味當然需要驚喜，旅行也不該只有標準答案，但人總有不想冒險的時候。年輕時樂於為意外繞路，忙碌之後，也會願意為不意外買單。能放心吃完一碗飯，再踏實睡上一覺，看似平常，卻已經是許多人在奔忙生活裏，願意認真付費的一點安穩。

漂遊記
杜 若
逢周二見報

有驚無險

早就聽說鄰近的法國、意大利、西班牙都陸續發生了遊行暴亂，視頻上看到滿街蒙着頭套的人在商店餐館打砸搶燒。這一切令住在德國的華人們不由得暗自擔憂。

然而，沒過幾天這樣的擔憂變得很具體。新聞報道，德國幾大城市在十月的最後一天，星期六，舉行遊行。大家都有點哭笑不得，因為這一天偏偏是萬聖節。示威遊行隊伍遇上萬聖節群魔亂舞，真是不知道哪一邊會更魔性一些。

早在周五，人們就提前去超市買好足夠的食物，把往日的周六採購提前一天完成。很多商舖也縮短了營業時間，臨街的櫥窗也被臨時木板封了個嚴嚴實實。平日光鮮亮麗的庫當大街變成一排排木板牆，這背後藏着人們深深的擔憂。和平日的華麗形成鮮明對比，這一切又莫名有些諷刺，略帶點黑色幽默。

周六上午的柏林失去了往日周末的熱鬧，街上的人也寥寥無幾。人們在互相告知不要出門，又站在窗戶望着街道，彷彿在等待另一隻沒落地的靴子。

在柏林的夕陽灑向這個城市前，遊行隊伍慢慢開始在城市的幾處重要街道集結。除了偶爾有激動的人在高喊，整體看起來和往日的其他遊行區別並不大。只是後來在視頻裏看到，有人也放了火，只是放的竟然是煙花。這引起路人的一陣陣附和歡呼，彷彿還是個驚喜一般。

「搗蛋還是給糖」，這個有驚無險、讓人們憂心忡忡的萬聖夜，終於在小孩們無憂無慮的笑聲中平安度過。

柏林漫言
余 逾
逢周二見報